

20. 瑞士的改教運動

1. 慈運理

西元 1484 年一月一日，在瑞士德語區的威得赫斯城(Wildhaus)出生了一個男孩，這孩子長大後，成為歷史上有名的慈運理(Ulrich Zwingli)。

慈運理的一生和路德完全不同。他從未在修道院中過修道士生活。他也不像路德，心靈經歷深處的罪惡感。他不瞭解路德尋求得救的屬靈掙扎。

路德出自於中世紀黑暗時代，接受經院派神學教育，讀過許多教父著作及中世紀教會色彩的作品；慈運理則在文藝復興的影響下受教，研讀的是早期希臘羅馬的著作。

慈運理在巴塞爾(Basel)、伯恩(Bern)，及維也納(Vienna)各城受教育，於西元 1506 年得文學碩士學位，然後進入教會事奉，于西元 1519 年成為瑞士重要城市蘇黎世(Zurich)教會的牧師。

慈運理最先受伊拉斯姆很深的影響。他詳盡研讀全部新約及教父著作；他和伊拉斯姆的看法一樣，無意攻擊羅馬教會，只希望藉教育慢慢改善教會。最初，他個人的某些改教看法與路德無關，但後來他完全被路德影響，以致越來越遠離伊拉斯姆的看法。

2. 慈運理改革瑞士教會

西元 1518 年，慈運理開始攻擊贖罪券。路德在來比錫之辯中的立場以及焚毀教皇詔諭之舉深深感動慈運理，使他對羅馬教會作有系統、有計劃的攻擊。

蘇黎世教室中的圖像被搬走；彌撒被廢止；祭壇、聖人遺物及宗教遊行都棄絕不行；教會的行政管理、窮人的照應工作交給市政府來辦理；學校制度也改善了。

從蘇黎世開始，改教運動蔓延到好幾個瑞士的縣郡，但仍有不少縣郡維持原來的天主教。

3. 慈運理與路德的不同

在對聖餐的看法上，慈運理和路德不同。路德對「這是我的身體」采「字面」解釋，他認為基督升天後，他的身體無所不在，所以基督的身體確實臨在聖餐的餅和杯中；慈運理則認為基督的身體只在天上，把「這是我的身體」解釋為「這預表我的身體」；因此，

根據慈運理的觀點，聖餐是一項「紀念主」的儀式，「餅和杯」是「基督身體與血的象徵」。

西元 1529 年十月，路德和慈運理在瑪律堡(Marburg)會談，但這兩位改教領袖至終無法獲致一樣的看法。

有一段時期，慈運理的影響力遠及瑞士各地及德國南部。但他於西元 1531 年的一次戰役中陣亡，以致該區復原教信徒漸漸傾向加爾文。

4· 加爾文

第三位改教者是加爾文(John Calvin)。他於西元 1509 年七月十日出生於法國北部靠近巴黎的小鎮諾陽(Noyon)，父親是諾陽主教的秘書。在父親的幫助下，加爾文以十一歲幼齡便獲得教會職位，而且有機會換取更高的薪俸。(在當時，教會聘請男童為成年神甫收集薪水，再從中抽取一部份工資，是很普通的事。萊姆斯大主教得到這職位時，才五歲。)

由於母親的早逝，加爾文被送到附近的貴族人家撫養，使他吸收到貴族的風度和涵養。十二歲時，前往巴黎大學進修。

5· 加爾文的青年時期

雖然路德在德國改教，但許多國家仍然處於多年混亂的情況。西元 1512 年，路德未成名前，巴黎的賴非甫爾(Jacques Lefevre)教授已經出版一本拉丁文保羅書信注釋，在書中，他強調「靠恩得救」的真理。他的學生法惹勒(Guillaume Farel)全心接受了老師的教導。

許多法國人也看見了神話語中的真理，於是教會大為改觀，連國王的妹妹瑪格麗特(Margaret)也信了主。新的信仰，遍傳全國。

然而，反對勢力接著興起，西元 1525 年，賴非甫爾的著作、路德的著作及瑪格麗特的小書都被定罪。任何人擁有這些書，都可能付上昂貴的代價。就在這樣的情勢下，加爾文於西元 1523 年，來到巴黎。

加爾文對所有學科都努力學習：包括古典語文學、邏輯學、教父著作、法律等。在巴黎進修三年後，他又在奧爾良(Orleans)學習一年；然後到部日(Bourges)，受教於一位名法律學教授門下，在每一個城市，他都獲得豐富的學識，也結交許多有影響力的朋友：諸如巴黎的柯布(Nicolas Cop)，奧爾良的武爾瑪(Wolmar)，部日的伯撒(Theodore Beza)。為遵照父親的意思，加爾文從神學轉修法律。父親死後，他決定把這兩方面都放棄，而在巴黎

過學者的生活。

西元 1533 年，柯布以巴黎大學校長身份，發表了一篇萬聖節演講。演講內容中充滿伊拉斯姆及路德的觀點。由於謠傳該講稿曾經加爾文的指導，以致他們兩人都必須逃命。趁著朋友們在前面與地方長官交談之際，加爾文趕緊從後窗潛逃。

6· 加爾文成為領袖與作家

到底加爾文何時得到這些看法？原來他早已從他的兄弟、表兄弟、希臘文老師武爾瑪及許多人那兒聽說了。他也親眼看到這些看法在房東家中及殉道士火中的實際表現。在他後期的一本書中，他寫道：「神藉著一次突然的歸正，將我的心征服……。」這次經歷到底發生在什麼時候、什麼地方？沒有人知道。

接下來，是一年的漂泊。加爾文從一城逃到另一城，而且必須經常化名。每到一處，就在秘密的地方教授一小群人。當時，出了一種新刑具，把受刑者從火中送進送出、將他慢慢烤死，不像過去一次燒死。因此，復原教徒在法國找不到一處安全之所。

西元 1535 年，加爾文的亡命生涯總算在瑞士巴塞爾得到一段喘息的日子。這期間，他把全本聖經真理作有系統的整理。於西元 1536 年春，出版了他的「基督教原理」(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)。這本書是改教信仰最偉大的注釋書。在寫這本鉅著時，加爾文才廿六歲。

起先，這本書是專為闡釋復原派運動的基本教導而寫。後來，加爾文認為這本書也可以同時扮演向法王法蘭西斯一世解釋的角色，使法王知道那些在法國受逼迫的信徒並非激進份子，乃是堅守聖經的人。加爾文在書中，請求法王以這本書證明他的同道們在法國應受較好的待遇。

全書以優美的拉丁文寫成，後來被譯成典雅的法文。過不久，就成為福音派的主要信仰內容。因為它把復原派運動的教導加以有系統的整理，並寫成合邏輯的形式。直到今天「基督教原理」仍被公認為最偉大的解經書之一。

不久以後，加爾文決定到德國西南的斯特拉斯堡(Strassburg)過平靜的學者生活。但因戰火頻傳，只得繞道而行。西元 1536 年八月，在一個溫暖的晚上，一位羸弱的法國青年，面色蒼白、目光炯炯、充滿學者的氣質，步入了日內瓦城。他絕沒想到，神即將在該地呼召他，完成重大的使命。

7· 法惹勒把改教運動帶到日內瓦

日內瓦城位居美麗的日內瓦湖西岸，居於瑞士的法語區；附近有一條連結阿爾卑斯

山和義大利、德國、法國的商業通道。

西元 1532 年，偉大的法國佈道家法惹勒來到日內瓦，他是一位熱誠而具影響力的改教鼓吹者。他曾去參加阿爾卑斯山區瓦勒度派的會議，使他們立時接受改教信仰。在這之前，他曾在伯恩、紐夏得爾及附近小城，推動改教運動。他第一次到日內瓦時，雖沒有建立根據地，卻不灰心；又於西元 1533 年十二月，再度到日內瓦工作，這次比較成功。

法惹勒抵日內瓦時，天主教勢力仍占多數。經過他數月的激烈講道後，整個宗教潮流被他扭轉過來，變成傾向於改教運動。西元 1535 年夏，法惹勒佔領抹大拉教堂與聖彼得座堂，掀起了全城的「毀像運動」。所有教堂的圖像都被搗毀；彌撒被棄；修士修女被逐。西元 1536 年五月廿一日，由公民組成的市議會投票贊成改教運動，於是復原派信仰正式成為日內瓦市的宗教信仰。

這段時期，日內瓦一直在反主教及反首長的動亂中，使政治與宗教的動盪達到高峰。法惹勒脾氣暴躁、口才流利、聲音宏亮；然而他並不認為自己可以平定這樣一個混亂的城市。當他聽說加爾文來到日內瓦時，立刻感到這個廿七歲的法國青年人就是這個空缺的人選。於是他趕到加爾文歇腳過夜的旅店。

在加爾文方面：他抵達日內瓦時，不相信這個城裡會有人認識他，因他完全是陌生人，對於日內瓦的現況也一無所知。因此，當法惹勒來見他時，加爾文極其驚訝，因為他根本沒有期待會有任何訪客。原來，他所著的「基督教原理」一書，雖然第一版只是一本小書，卻在出版後數月內，把這個青年人造成全歐洲的名人！

當法惹勒向這位陌生人道出來意時，加爾文很不自在地搖頭。法惹勒再把當時日內瓦實況及他要加爾文做的事講得更確切、詳盡，加爾文越聽越不想放棄自己原訂的計畫；他知道，如果他依法惹勒的懇求去行，無疑是把自己投入危險與困難之中。他個性膽小，自然會逃避這種可怕的混亂與長期的奮鬥；何況他早已下定決心要去斯特拉斯堡，在那個安全港裡安靜地沉潛在研讀與寫作中；他也不需要金錢，因他父親的遺產足夠供給過簡單的生活。這次進入日內瓦，完全出於偶然，根本無意留下。他所需要的只是睡覺。

法惹勒堅持要他留下，因他需要加爾文幫他在日內瓦建立一個穩固的改教運動；加爾文則繼續拒絕這位老傳道人熱情的請求。

就在這個日內瓦的小旅店中，時當西元 1536 年的一個夏夜，一幕不尋常的戲上演了：兩個堅決的意志彼此衝突，而這衝突的結果，竟影響到整個人類歷史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
最後，加爾文請求法惹勒考慮他拒絕留下的各項理由：他太年輕；沒有處事經驗；根本不合適這種工作；他需要更多進修……；他對法惹勒說，這些就是他最後的話，而且這場討論，就此結束！於是，這位老先生從座位上站了起來，挺直軀幹、長須及胸，用他銳利的眼光直瞪這個青年人，用如雷的聲音對他說：「假如教會在急需之時，你拒絕伸出援手，願神咒詛你的進修！」

加爾文聽到這些話，極其害怕，全身戰慄。在法惹勒如雷的聲音中，他聽見了神的聲音。到此，他不再掙扎，終於順服從了法惹勒的請求。

正如巴拿巴將保羅找出來一樣，這又是一個「一位平凡人將一位傑出人才帶進主的事工」的例子。法惹勒就這樣把加爾文帶進了教會的事奉。

8 · 幾乎所有復原教徒都屬路德派

正如威登堡是路德之城；蘇黎世是慈運理之城；日內瓦也成為加爾文之城。

西元 1536 年，加爾文開始在日內瓦工作。當時所有歐洲北部的人，幾乎不是天主教徒就是路德派信徒。從路德把九十五條釘在威登堡教堂到如今，已經過了十九年；路德本人也已渡過了他事業的頂峰，只餘下十年的光陰。

這時期以後，德國的改教運動沒有更多進展。大體上說，德國南部保持天主教(雖然也有不少復原教)；德國北部接受復原教(雖然也有不少天主教)。慈運理去世後，他的跟從者(尤其是在德國南部的)有許多接受了路德的教導。挪威、瑞典、丹麥可以說全部接受路德的信仰。在其它國家亦然，早期改教運動都屬於路德派。

唯一的例外是：改教運動爆發之初，出現一批叫做「重洗派」(Anabaptists)的信徒；他們在歐洲許多國家傳佈他們的信仰。

9 · 加爾文與法惹勒在日內瓦同工

加爾文的人生，自抵達日內瓦到去世期間，可分為三個時期：西元 1536 年八月至西元 1538 年四月，為第一次去日內瓦時期；西元 1538 年五月至西元 1541 年九月，為斯特拉斯堡時期；西元 1541 年九月至西元 1564 年五月去世時，為第二次去日內瓦時期。

加爾文在日內瓦開始工作之初，謙卑地擔任法惹勒的助手。第二年，被委任為講道師。

加爾文和法惹勒給市議會三項建議，該建議是加爾文起草的：(1)每個月舉行一次聖餐。生活不檢點的基督徒，加以懲治。嚴重者，革除教籍。(2)採用加爾文所寫的「信仰問答書」(Catechism)。(3)每個市民均需要接受法惹勒所寫的「信經」(Creed)。

第一項建議是加爾文嘗試使日內瓦成為模範城市——「上帝之城」的第一步。同時，要使教會從政府手中獲得自由。

以上所提三項建議，立刻遭到敵對。加爾文的反對黨在選舉中獲勝，他們決定採用鄰城伯恩的崇拜儀式，而伯恩也早已想使日內瓦採用他們的儀式。加爾文和法惹勒對崇拜儀式的不同並不看重，他們拒絕伯恩的儀式，是因為此舉乃出於政府的強制執行，沒有事先征得教會領袖的同意，顯然政府剝奪了教會的自主權，既然他們二人不肯低頭，於是被政府驅逐出境。時當西元 1538 年四月廿三日。看起來，加爾文被迫往日內瓦開創的事工，不到兩年就告結束，而且似乎是全盤失敗。

10 · 三年平靜生活

法惹勒回到他曾發起改教運動的紐夏得爾城(Neuchatel)，在那兒擔任牧師工作，直到離世。

路德在來比錫之辯中得到同工布塞珥(Bucer)，邀請加爾文去斯特拉斯堡(Strassburg)。加爾文欣然接受，因為這是他當初最渴望想前往的一座城。

經過十八個月在日內瓦艱苦的奮鬥後，加爾文終能在斯特拉斯堡享受三年平靜的生活。在那兒，他和荷蘭來的范布蘭(Idelette Van Buren)女士結婚；也在該城中，結識許多路德和慈運理的跟從者；同時牧養法國路德派信徒在該城成立的難民教會。因此，這三年，可以說使加爾文得償宿願：一方面過平靜的學者生活，一方面牧養教會，得到實際經驗。

斯特拉斯堡的三年，是加爾文一生中最快樂的時期。他用許多時間進修和寫作，提高了他在學術界及神學界的地位。他把「基督教原理」加以擴充，又寫了羅馬書注釋，使他成為第一流聖經注釋家。

在這同時，皇帝查理五世想使復原教和天主教合一；在皇帝指示下，舉行了一系列會議，斯特拉斯堡派加爾文出席會議；這些會議沒有任何成就，但對加爾文而言，卻在會中結識許多路德派領導人物。加爾文與路德從未見面，卻與墨蘭頓成為至交。

11 · 加爾文回到日內瓦

加爾文離開日內瓦後，整個城陷入混亂局面。一位能幹的紅衣主教薩多雷托(Sadoieto)想利用這種混亂的情況，乃以高雅的拉丁文寫了一篇動人的講詞，勸日內瓦人回到母會(天主教)的羊群中。為了對抗這位紅衣主教，加爾文捐棄個人對日內瓦人的不滿，再以高級的拉丁文寫了一篇精彩的「駁薩多雷托書」(Reply to Sadoieto)，這份反駁書，把日內瓦的改教運動穩定下來。

事情演變得越來越糟，驅逐加爾文出境的反對黨，又於西元 1539 年與伯恩訂立條約，大大損害日內瓦的自主權。因此，該黨於第二年被民眾推翻，並把簽定條約的人判為

賣國賊。於是，加爾文的友黨再獲政權，他們邀請加爾文回到日內瓦。

加爾文實在不願離開平靜的斯特拉斯堡回到風暴的日內瓦；最後，還是經過苦勸他才答應。西元 1541 年九月十三日，在群眾的歡呼聲中，加爾文再度進入日內瓦。

從神把加爾文帶到日內瓦的事上，可以看見神自己奇妙的預備。因為在當時，這個自由、獨立、民主的日內瓦城是全世界最適合加爾文推動改教事工的場所。加爾文的人生，到如今都在為這項重大任務而準備。這偉大事工正在日內瓦城等著他，而且將帶出全球性的影響力。

12 · 在日內瓦的偉大事工

加爾文回來後便提出「教會憲章」(Church Order)，這是一套教會管理的規條；這憲章立刻得到採納。憲章內容是根據聖經教導，在教會內設立四個職份：牧師、教師、長老、執事。

在加爾文的制度中，長老居重要地位；長老們是從教會的會員中選出，他們與牧師組成「教會法庭」(Consistory)；長老們的職責是監督信仰的純正及信徒的生活。加爾文給「教會法庭」有懲治信徒及革除教籍之權；若一宗案件需要更進一步刑罰，則交給行政當局處理。

路德被情況所逼，給德國貴族權柄過問教會事務；而加爾文的理想是：教會完全獨立，不受政府管轄。以加爾文而言，教會的自由在於教會有權革除教籍，不受外來勢力的干擾。

曾有一次，一些被教會法庭革除教籍的日內瓦市民，拿著武器，沖進教堂，企圖以暴力領受聖餐；他們聲稱若加爾文不讓他們領聖餐，就要取他的性命。加爾文伸手護衛桌上的餅和杯，向他們宣告說：「你們只能從我的屍體下領到聖餐！」就這樣，藉著他的勇氣和毅力，加爾文把他們屈服，放棄以暴力領受聖餐之舉。

經常有人對教會法庭嚴懲信徒之事感到不滿。加爾文不止一次幾乎被驅逐出境。幸有外國難民的大量流入，及瑟維特(Servetus)事件的發生，才挽回了危機。

瑟維特是一位學識豐富的西班牙醫師，出版了一本攻擊三位一體教義的書。他一來到日內瓦，就被逮捕；經過審訊，證實有罪，便以異端之名於西元 1553 年十月廿七日被焚而死。所有復原派神學家、甚至最溫和的墨蘭頓，以及羅馬天主教都贊同他的處死。而加爾文的對手們卻要保護這位被眾人定罪的人，他們竭力攔阻瑟維特的審訊，使他們因此失去信譽；以致他們反對加爾文的勢力也隨之瓦解。

許多人為復原派信仰遭受逼迫，因此難民潮從不同國家流入日內瓦；這些人成為加爾

文最勇敢的支持者。當他們成為公民後，加爾文就有了一個忠於他的政府。西元 1555 年起，加爾文就做了「日內瓦的主人」(Master of Geneva)。

在加爾文帶領下，教會法庭訂立條規，可以完全管制日內瓦市民的生活，使日內瓦成為基督化城市— 一個「上帝之城」；地方政府則將教會法庭所訂的條規付諸實行。

加爾文晚年最大的成就，是創辦日內瓦學院(Geneva Academy)，這是第一間復原教大學。加爾文深深體會教育的重要，從研經中，他清楚看見神的榮耀不只在拯救靈魂，全世界都屬乎神，連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都是神所關心的；因此，無論是政府人員、醫生、律師或其它行業，都需有認識神、榮耀神的教育。

這所大學的經費，沒有靠貴族捐贈，而是來自日內瓦市民節衣縮食的奉獻。加爾文謹慎挑選師資，因此，自西元 1559 年學校一開始，就擁有最高聲望。開辦後不久，就有九百名來自歐洲各地的男生註冊入學。過不久，就收到法王給日內瓦的警告信，抗議所有傳道人都來自這間「復原教總部」。

伯撒(Beza)被聘為日內瓦學院第一任院長。他是加爾文在部日讀書時，在武爾瑪門下結識的一位十二歲男孩。伯撒不但成為加爾文的得力助手，而且在加爾文死後，擔任日內瓦改革宗教會牧師，達四十年之久。

西元 1559 年，加爾文出版了「基督教原理」第三次修訂版，這是該書的最後一版，內容是 1536 年第一版的五倍。

藉著日內瓦學院訓練出來的人、教會的行政制度、著作(尤其是基督教原理及聖經注釋)，以及與歐洲各地領袖人物的書信來往；加爾文在到處都有跟從者，他的影響遠及義大利、匈牙利、波蘭及西德各地。

這位加爾文，本來不過是個傳道人和神學教授，卻發揮了超國際的影響力；他使福音之光，從日內瓦小城照射到歐洲各角落，加爾文成為唯一的國際改教運動者。

更令人吃驚的是：加爾文的身體羸弱，經常在病痛纏磨之中。他能完成這麼艱巨的事工，主要是因為神與他同工；而強烈的意志力，使他能超越所有的困難與殘缺。西元 1564 年五月廿七日，加爾文鞠躬盡瘁而死，享年不到五十五歲。

他的標誌是「一隻手捧著一顆火熱的心」；他的座右銘是：「主啊，我心為你而獻，快速地！至誠地！」(Cor meum tibi offero Domine prompte et sincere)；加爾文的一生，就是遵照這座右銘而活。

13. 加爾文與路德的異同

路德與加爾文在「預定論」的看法上一致。他們都相信神已在萬世之前揀選了承繼永

生的人；兩人都根據奧古斯丁及保羅書信發揮這項教義。

在崇拜的儀式上，加爾文與路德不同：路德儘量保留羅馬天主教的崇拜儀式，只要是聖經沒有禁止的事，他都保留；加爾文儘量遠離羅馬天主教的崇拜儀式，他只實行聖經所吩咐的事。然而他們二人均以講道為崇拜的主要項目；二人都為會眾預備詩本，只是路德著重聖歌，而加爾文偏重詩篇。

在教會行政上，加爾文與路德不同：路德准許政府過問教會；加爾文不承認政府在教會中有任何權柄，他甚至使教會有權干涉政府；而且加爾文比路德更強調教會懲治。他們二人都顧念窮人，都在教會中安排執事，專做關懷貧民的工作。

他們二人都深信「每個人都有權自己讀經」。為了達到這目的，路德將聖經譯成德文，加爾文將聖經譯成法文；他們二人都是語言文字的專家，他們的譯文對本國的文字架構有不少貢獻。

他們二人都重視教育：路德本是威登堡大學的教授，同時也講道；加爾文本是日內瓦教會的傳道人，晚年時創辦了日內瓦學院，自己也成為該院教授。他們二人都強調信仰必須奠基在純正教義上，因此，二人都為信徒寫了信仰問答書(Catechism)。

在對聖餐的看法上：加爾文與路德及慈運理都不同。加爾文與慈運理都否認路德「基督的身體真正臨在餅和杯中」的看法；但加爾文又不同意慈運理「聖餐僅為紀念儀式」的看法；加爾文認為：「基督的靈真正臨在餅和杯中，信徒憑信心領受聖餐時，真正領受了基督，不是屬體的(bodily)，乃是屬靈的(spiritually)」。

加爾文和路德都堅信「唯獨因信稱義」的道理。對路德而言，「因信稱義」是教會站穩或跌倒的根據；對加爾文而言，「預定論」是教會的基礎。

路德強調「人的得救」；加爾文強調「神的榮耀」。

14 · 信心偉人們

路德與加爾文都是教會的傑出人物。路德是一位勇敢的領袖，因著他的冒險犯難，開始了改教運動。雖然在他以前已經有許多鋪路工程，然而他仍是天主教所定罪、復原教所稱譽的物件。我們可以列出許多他在改教運動上的偉大貢獻，例如：他堅毅的領導，他翻譯聖經，他為維護信仰所寫的著作等。讓我們引用他自己的話來進一步認識這個偉人，他說：「骨子已然擲出，因此，除了繼續已做之事，決不另謀別事；我要完全投靠聖靈，他不會幫助偷懶的事工。」

加爾文的工作及領導，雖然和路德不同，但也極具意義。他是改教運動的第二代，已有前人為他奠下基礎(如路德·布塞珥等)，因此，他可以繼續前往，進入基督教原理和聖

經的闡釋。他是一位偉大的解經家，就算三百年後，在聖經研究方面，加爾文的著作仍被列入第一流作品中。

慈運理的短壽，使他不能在改教三巨頭中占重要地位。但這三位改教領袖都是神所帶領的勇敢神僕，他們出來改革教會，回到基本信仰，回到聖經本身。如果因為他們的改革而使教會的組織分裂，這原非他們的本意。他們一生所追求的，是建立純淨的教會，回到使徒時代的教導，決不是革命和紛爭。何況，教會能遵行神的話比教會都在一個組織之下更重要。